

青春對話

與二十一世紀的主人翁傾談

池田大作

青春對話



與二十一世紀的主人翁傾談

池田大作

Original copyrights by Daisaku Ikeda and Soka Gakkai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oka Gakkai, 2001
Chinese orthodox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osmos Books Ltd., 2001

天地

- 書 名 青春對話 II
——與二十一世紀的主人翁傾談
- 作 者 池田大作
- 出 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
地庫／一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彌敦道96號（加連威老道口）（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 印 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 發 行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 傳真：2764 1310
- 出版日期 二〇〇一年・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COSMOS BOOKS LTD. 2001



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先生

目次

第一章

您是否自由？.....	2
有個性的人是指怎樣的人？.....	24
亞洲的豐盛，日本的貧窮.....	45

第二章

談人際關係之難.....	66
希望能拿出勇氣.....	86
伸張正義為甚麼總遭迫害？.....	107
為甚麼要上大學（上）.....	128
為甚麼要上大學（下）.....	143

第三章

生與死（上）	158
生與死（中）	173
生與死（下）	188
志願服務（上）	204
志願服務（下）	220

第四章

近鄰中國	242
使成績進步的方法（上）	276
使成績進步的方法（下）	295
與美國年輕之友暢談	331

第一章

您是否自由？

人生是「獲取無限自由」的奮鬥

木村（高中部長）：非常感謝池田先生在百忙之中為我們舉行「青春對話Ⅱ」，大家都盼望着這次的對話。

上田（女子高中部長）：請先生多加指教，我自己以「比誰都希望得到成長」的一念，來參加這次的對話。

池田國際會長：不用客氣，還需大家的關照。

讓我們一起開始「對話之旅」吧！只要我們的寶貴接班人感到高興，我一定竭盡所能。

青春的詞源

國際會長：青春對話——那麼「青春」的詞源又是甚麼呢？

它的由來是，從前在中國把「春天」的色彩當作「青」。給春夏秋冬四季分別冠以色彩，它們是「青春」「朱夏」「白秋」「玄冬」。

上田：白秋，就是詩人北原白秋在白秋嗎？

國際會長：是的，朱夏的朱是紅色之意；玄冬的玄是黑色之意，它們淋漓盡致地表達出各個季節的感覺。

如以人的一生來說的話，孩提少年時代就像玄冬，為迎接萬物萌芽的春天，在大地之下儲存能量。當到了青春的季節，生命開始了「成長」、「開花」。

英文的「春天 (Spring)」，亦有像彈簧般的「彈性」之意。日文的「春」，也有自內向外「散發」能量的意思。

如用方向來表達「青春」的話，它是「東」，是日出的方向。（朱夏為南、白秋為西、玄東為北。）青春，是朝着太陽成長的季節。

正因為是「成長的季節」，所以既有歡樂也有痛苦，青春就是煩惱的季節。

為此，千萬不要逃避痛苦。應該在面對痛苦、煩惱的同時，追求「太陽」，迎着太陽前進，決不認輸。要萌發出芽，必須戰勝堅硬的種籽殼，為了在長空下發芽，就不得不突破堅厚的大地。現在的痛苦，就是為此的痛苦。成長，必然有不絕的煩惱伴隨。所以，不管怎樣的痛苦、艱辛，決不可停止前進。

這種不管遇到甚麼，都一心地「更要成長」、「要使自己更博大」的頑強精神，就稱為「青春」。只要抱有這種精神的人，不管年齡多大，總是「青春」常駐；相反，失去了這種精神的人，不管有多年輕，肯定是老氣橫秋。

木村：明白了。

今次對談主題是「自由」。在問及「您是否自由？」時，大多數人答道，有時好像覺得「不自由」。

上田：常聽說「校規太嚴了，甚麼傳呼機不許啦、染茶色頭髮不行呀、不准穿鬆鬆垮垮的襪子、書包必須一律、裙子得過膝蓋，我們討厭這種學校。」

木村：也有人說不喜歡父母的干涉，如有電話打到家裏找自己時，總問「誰打來的？」晚上外出時，雖然已告訴了去處，可是還屢次打傳呼電召找人。他們並說「有時真的無法

理解這就是父母慈愛的表現。」（笑）

放縱與自由的分別

上田：也有人反映：「每天忙於學校、課外活動、上補習班，毫無自由。」

國際會長：看來抱怨還真不少呢。（笑）

我非常明白他們，事實或許真的那樣。誰都不希望受他人的束縛、想快樂些，這都是人之常情。也許還有人會這樣想：要是沒有紀律條規，而又擁有很多錢和時間，加上父母不在，那該多麼自由啊！

但是，這只是膚淺地思考人生，只看到社會的表面形像。有些富豪在周遊世界時，既不必勞動、又享盡榮華，看似天大的自由，卻內心空虛。有很多時候，在周圍看來那是最了不起的自由人生，可相反卻是痛苦、空虛、被遠超自由的「不自由的自己」所束縛。

美國一對實業家夫婦曾這麼說過：「我們認識世上的一些大富豪，一些老婦人在丈夫去世後，人生最後階段的那種無常、毫無目標，在達成創下財富目的之後一旦回歸自我時那種寂寞的人生，我們真的見多了。」

雖說自由，自己是否在心裏祈願「要做點甚麼」嗎？

所謂自由，並不是玩樂、浪費、有時間、多假期。為所欲為、隨心所欲是「放縱」，不是「自由」。自由，是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為達成自己的目標而奮鬥——唯有在奮鬥中，黃金般的「自由」才會燦爛放射光芒。

木村：的確很容易認為「遊玩就是自由」，這想法不對呢！

被動不自由

國際會長：其實，正因為有自由，所以才能學習、才能上學。又正因為有自由，所以才能做勤行、參加高中部的活動。

如把這些看作是不自由，那可是人生的一大錯覺。把上學看作是權利還是義務？

自由與否——得看你是否有自己的哲學和智慧，這樣一切都會得到改變。

如果陷於「被動」，無論身處怎樣自由的環境，自己都會變得「不自由」的。如能本着「主動」之一念，不管你處境多麼不自由，但最終定能成為「自由」的自己。

《御書》裏有：「這法華經的文字全都是生身妙覺的佛，可是我們肉眼只把它看為文

字，這就等如餓鬼視恆河為火，人視之為水，天人視之為甘露，同一樣的水，因觀者的境界而有所差別。」（〈覆曾谷人道書〉，日文《御書》全集一〇二五頁）

病人不能上學、正處於戰爭中國家的孩子也無法上學。可以上學的人不明白上學的自由。能去上學就是最大的自由，千萬不可顛倒是非。

上田：能上學真的是十分幸運啊！

箴言

正因為有自由，所以才能學習、才能上學。

又正因為有自由，所以才能做勤行。

如把這些看作是不自由，那可是人生的一大錯覺。

「請把你們的身體給我」

國際會長：美國有一位患了多發性骨髓瘤的青年，身體日漸衰弱，他得的是骨癌。在

有生之时的最後兩年，他靠石膏固定全身，坐著輪椅去當地的高中給學生們宣傳亂用藥物的危險。

他說：「你們是不是想用尼古丁、酒精、海洛英來損害自己的身體嗎？是不是想讓自己的身體在車禍中粉身碎骨才好？

是不是想在心情消沉時從金門大橋跳海自盡？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把你們的身體給我！把你們的身體變成我的！我需要！我渴望活下去！」

他的這番演說，使講堂裏的聽眾為之震驚。

在前南斯拉夫戰爭時期，孩子們曾這麼說：「我有很多理想，但是戰爭粉碎了它們。」

「我們的理想是能和朋友一起有普通的生活、可以上學堂。」

最近，在非洲的盧旺達也爆發了殘酷的內戰。據說，有一個家庭在戰爭中失去了父母而只剩下奶奶和孩子，這環境下總得有人出來工作養家糊口。於是兄弟之中的一個，不得不退學，為此他痛苦得幾次哭到天亮。現在只得跟另一位能上學的兄弟學習。

木村：與這些人相比，日本的高中生是多麼的自由啊！



雖被軍政府逮捕入獄而為人權鬥爭不息的阿根廷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埃斯基維爾與池田會長交談

不為環境所支配

國際會長：是的。不過單是這樣想的話，似乎變成了環境能決定一切，其實不是這樣。人與人生都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

真正的自由，在佛法來說是「境涯」。即使在這世上最不自由的牢獄中，境涯豁達的人仍覺得是「自由」。

阿根廷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斯基維爾（Adolfo Perez Esquivel）博士曾對我說：「在獄中我認識了自由的意義。」

已故的莫斯科兒童音樂劇場總裁薩特（Nataliya Sats）女士，也是位以牢獄為「學校」、與暴政抗戰的鬥士。她使囚犯們發揮各自的特長，相互學習。「那人能作

化學講義，就請那位教醫學。」而她也表演精湛的演唱節目、朗誦普希金的詩，給大家增強勇氣。

幕府末期的吉田松陰也一樣，他在野山監獄給犯人授課，讓大家拿出勇氣，最後連獄吏也來聽講。

牧口、戶田先生也是一樣，為了「信教的自由」、「和平」，即使身繫牢獄，也決不屈服。

誠如日蓮大聖人所說「身服從而心不服從」，這就是自由的大境界。

上田：不管身處何方、發生任何事情，不輸給自己境遇的人是「自由」的。

箴言

病人不能上學、正處於戰爭中國家的孩子也無法上學。

可以上學的人不明白上學的自由。能去上學就是最大的自由。

克服三重不自由之苦

國際會長：是的，你們知道那位著名的凱勒(Helen Keller)女士吧。她在一歲半的時候失去了視力、聽覺，自然也不會說話。但是，憑藉她與沙利文先生「師弟一體」的努力，終於學會了讀寫、更畢業於哈佛大學。

三重苦——如說不自由，或許沒有比這更不自由的吧。「黑暗」與「沉默」構成了她的世界。

但是，她從自己的心裏趕走了「黑暗」。九歲時，她第一次以自己的聲音說出了一句「真溫暖(It is warm)」短短的話語，此時此刻的「驚訝與歡喜」，令她終生難忘。

在與要衝出不會講話這「沉默牢獄」的奮鬥中，她勝利了。在經歷我們無法想像的努力後，她巡迴世界作演講，不懈地鼓勵殘疾人士。她曾多次訪問日本，給予世界各地人士「勇氣」。

她從不服輸，自豪地奔向希望這個「太陽」。

在唸書方面，當其他學生盡情地載歌載舞玩樂時，她卻在靠「凸字」學習教科書，有時也會產生消沉的情緒。